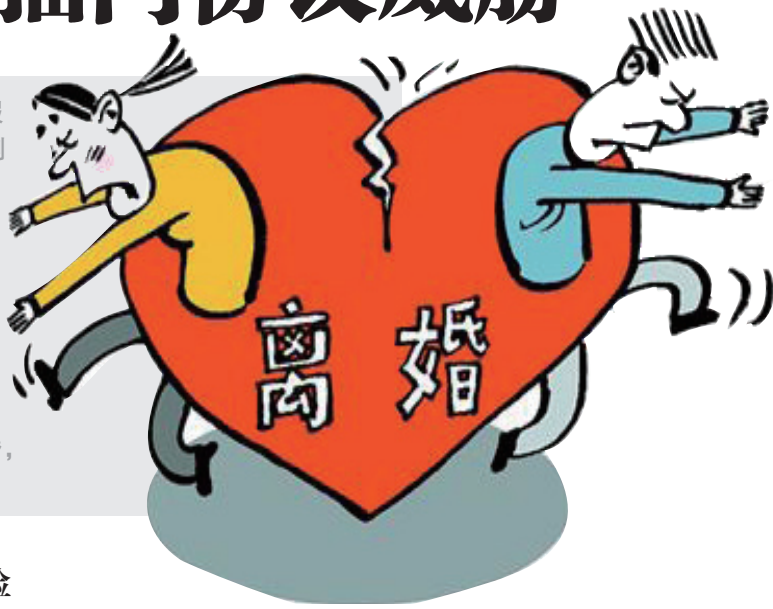


老爹要离婚，儿子拿他倒插门协议威胁

倾诉 / 刘海 整理 / 徐美龄

在中国人，“男婚女嫁”是传统，假如倒过来，变成“男嫁女婚”，就成了“倒插门”。今天的倾诉人刘海（化名）就是上门女婿，三十年前，为了在城市扎根，他娶了现在的妻子，顶了岳父的职，终于有了城市户口。三十年后，他事业小有成就，儿子长大成人，按理说是人生最轻松幸福的阶段。可是，他因为“倒插门”而感觉没有自尊，他在外给自己另安了个家。如今，妻子要离婚，儿子还视他为“仇人”……



上门女婿衣锦还乡，却丢了祖宗的脸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大山中，年幼时没了父亲，家里五兄弟靠母亲拉扯长大。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19岁时，我到了县城家具厂当学徒，干了几年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工人。

谢希（化名）是家具厂老板的侄女，职业是中学老师，放假的时候她经常来厂里玩。我对她一见钟情，她对我也有好感，我们便谈起了恋爱。谢希的爸爸是公安局的领导，妈妈是个体户，她们家在县城算是富裕的。

和谢希谈恋爱期间，谢爸谢妈非但没有嫌弃我，还待我十分和气。过了半年，谢妈主动提起了我们的婚事，还小心翼翼地问我愿不愿意倒插门，她说会把我当亲儿子对待。考虑再三，我同意了。举办婚礼的时候，我没有请家里人，只写了封信回去，告知他们我结婚了。婚后第一年，谢希没怀上孩子。那个年代，夫妻结婚一年没有小孩，是要被人笑话的。我压力很大，岳母还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这让我觉得很羞耻。幸好半年后，谢希终于怀孕了。1992年，我们的儿子谢鑫（化名）出生了。

从结婚起，谢希每个月都会给我妈寄钱，我妈很喜欢这个素未谋面的儿媳妇。离家6年，直到儿子3岁时，我才带着谢希和儿子回到老家看望母亲。那次回到老家，岳父还专程叫他的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到村里。乡亲们还以为来了什么大官，后来才知道是我带着妻儿回来，都跑到我们家院子里凑热闹，纷纷夸我有出息了。

正当一群亲戚和乐融融时，表舅逗我儿子：“小刘，小刘，快给舅爷爷抱抱……”儿子大声喊道：“我不是小刘，我叫谢鑫！”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表舅一把拉我进里屋，我这才老老实实把当上门女婿的事告诉他。可不管我怎么解释，他终究只是摇头说我没出息，“丢了祖宗的脸”。亲戚们走后，我看到母亲一个人在房间偷偷落泪。

自从那次回老家之后，我心里总觉得有一口气憋得慌，说不出的苦楚。这种情绪慢慢也影响到了我跟谢希的婚姻。家里有点小事，我总会责怪谢希，但我不敢承认这些都是因为上门女婿的原因。

终于有了跟自己姓的孩子

岳父退休时，我顶了他的职。一直到打零工的我成了一名公务人员。之后这几年，我也渐渐地在心里说服自己，不能因为一点自尊而闹得家人不痛快。我努力工作，孝顺岳父岳母，对谢希也加倍体贴。

1997年，岳父岳母相继因为癌症过世，谢希也因此伤心成病很长一段时间。也就在那一年，我决定辞职下海做生意。卖了岳父岳母留给我的3套房，我筹得了20多万开始投资工厂。那几年我一帆风顺，从个体户到私企，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挣了200万。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和儿子，谢希辞职在家专心打理家事。

有次，我在外应酬喝醉了酒，不小心和公司的秘书小香有了一夜情。我当时很愧疚，给了她一笔钱还把她给辞退了，我坚信自己是不可能背叛家庭的。再见到小香时，

她肚子已经有7个月了，是我的孩子。经过懊恼、逃避和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我做了个让自己都意外的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这源于小香的一句话：“你难道不想有个姓刘的孩子吗？”瞒着谢希，我终于有了一个跟自己姓的女儿，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每个月给小香和女儿3000元生活费，把她们安排在城郊的一个小区里。

小县城人不多但嘴杂，要想瞒住不光彩的事不容易。谢希还是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辩解，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想有个跟自己姓的孩子，至于男孩女孩并不重要。如果要离婚，我也同意。一番拉扯和争执，最后还是谢希妥协了，她说是为了孩子。

想离婚，儿子却威胁我

就这样，两个家并存了六年。我的公司越办越大，对谢希和儿子，我一直努力当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小香和女儿那边，我也尽可能地在物质上满足她们。或许儿子还是知道了什么，高中之后，他就不愿意跟我多说话，跟我也并不亲近。倒是女儿像是我的小心肝，喜欢粘着我。有时，我甚至觉得很庆幸，自己还有个女儿。

谢希对我虽然没有太多怨言，但她娘家的亲戚对我却很不满意。逢年过节，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地里骂我是“孽种”。直到去年春节，谢希的表哥在酒桌上喝多了，当着亲戚的面把我骂了一通，我趁着酒劲，也回骂了他。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然找了一帮人，把我打了一顿。闹到派出所，他还理直气壮说是替我死去的岳父岳母教训我。谢希非但没有帮我，还把他表哥从派出所保释了出来。

回到家，我跟谢希大吵了一架，谢希却说：“我也受够了，离婚吧！”她的态度很决绝，我更加生气，砸了家里的东西。

没过几天，在加拿大读研究生的儿子回来了。他直接到我公司跟我摊牌：“如果不想离婚，就把外面的家处理了。如果要离婚，财产都给我妈，不然我不会放过你。”更让人意外的是，儿子竟然还拿出了他外婆临终前，我曾写下的保证书。当年我岳父过世后，岳母身体也渐渐不好。最后一次住院时，岳母曾让我写下一份保证书，承诺对谢希和谢鑫一辈子珍惜爱护，不能伤害他们，不论贫穷富贵，也绝不做出对不起他们的任何事情。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她把家里的3套房子全部转移到我的名下。后来这3套房也成了我创业的启动资金。

同时，儿子还威胁我，如果我不答应他的条件，他会把我所有的事情和这份保证书贴满公司的外墙，直到让我身败名裂……现在我真的好无助，分不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扫一扫，说出你的观点

如果你有情感、婚姻故事要倾诉或投稿，请联系我们。电话：0731-82333620；QQ：915029624；邮箱：915029624@qq.com。

读情

编者按

董卿的《朗读者》开播啦，我们的《读情》栏目也开始了。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本栏目就是为你们而开。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你经历过什么感人至深的小细节，你有什么心里话要对身边人说，都可以参与这个栏目。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录成音频发给我们，你就会有一个专属于你的朗读故事二维码，别人扫一扫就能听到你的声音。求婚、道歉、告白、赞美、感谢等等，都可以。这里就是你的朗读平台，今日女报的所有读者就是你的听众。

投稿邮箱：91502962@qq.com，《读情》栏目QQ群：427178520。小编在这里等候大家充满温情的声音！

魅惑

文 / 王丕立

你不得不相信，有时，生活远比小说更具戏剧性。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内陆三线城市的茶馆里，还能遇上老田，并且是在那么一个尴尬的时候，在我快从一次次失败的走马灯似的相亲撤退之时。

“陆小山！”一个包裹着情感的炸弹朝我扔过来，惊得刚走出茶馆洗手间的我一下就站定了，仰头一望，我愣住了。“老田怎么会在这儿？”我有些疑惑。当年，他提出和我分手时，正准备报考美国的研究生。

“怎么？当年的小辣妹不辣了？”他用那双沉稳的大眼睛瞟我一眼，“多年不见，不会连坐一会儿的面子都不给吧？”他这句话勾起许多往事。

其实，老田并没有对不起我。分手那阵子，他天天从自己大学跑来我在大学上晚自习。虽然只翻过一座山，但对于分秒必争的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天像往常一样，他埋头做题，理工科总有做不完的题。趁他专注之机，我蹑手蹑脚挪到后一排座位，从书包中拿出地摊上买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正看到康妮与米尔斯跑向小木屋时，书“嚯”地一声被抢走了。

抬头一看，老田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将我的书撕成两半，满教室的人向我们投来诧异的目光。老田连拉带拽将我带到教室后的樟园内，我怒不可遏，不待他开口，便大声嚷道：“我就是爱看，我还会再买！你以为你是我爸？狗屁！”说罢，我扬长而去！

我沉醉在书中的细节描写里不能自拔，一边想办法想再弄一本同样的书，一边想象着书中描写的情景。我老家的那个小镇，是一个未开放的村庄。我发育得很充分，那些妇女同志就在我背后嘀嘀咕咕，那些二流子就对着我家住的平房吹口哨。父母整天板着脸，一天到晚安排弟妹们盯我的梢，稍有差池，就教训我。仿佛我身上的凹凸有致和脸上的轮廓分明不是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份荣耀，而是一种耻辱。时间久了，我自己也闹不清不是一种罪过，我走路总含着胸，像是一个低头认罪的刑事犯。

上大学后，在一次老乡会上，我遇到了老田这个隔壁大学的工科研究生。他长得还算顺眼，特别成熟，还留着一撇小胡子，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叫他老田，他也乐于接受。由于每天午睡时总有追我的男生提着一把破吉它，在寝室外鬼哭狼嚎，同室女同学提出严重抗议。万般无奈，我请求老田冒充我的男友，他答应了。可没过多久，老田说他是真喜欢我，想本色出演我的男友，我当即高兴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kiss”算作首肯。

老田鼓励我多读点书，我这个文艺青年，当然言听计从。我借来了情爱论，有瓦西列夫的，有柏拉图的。老田说，这些书看看也好。



两个喜欢阅读的人，后来恋爱了。可是，却没有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扫码听完整个故事。